

从主客体关系的转换论李清照词《声声慢》的生态翻译

殷习芳,叶从领^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主客体关系的生态结构是动态的,是信息的互动与互为转换性的存在。在《声声慢》中,词人用特有的生态化的情境感悟自然物象,转换客体之物为主体体验之物。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文章选用许渊冲翻译的李清照的《声声慢》译文,从主客体关系的转换来探讨生态翻译,以期对古典诗词的翻译有所启示。

[关键词] 主客体关系;《声声慢》;生态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101-03

当今社会备受关注的生态问题,生态意识已逐渐成为国家的民族意识,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广。国内外的翻译理论不断涌现,其中国外翻译界很多学者从“生态”、“环境”等生态学视角研究翻译,也就是所谓的生态翻译学研究,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全新的生态学的翻译观,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它是从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和翻译生态体系等做出了新的描述和解释^[1]。

中国传统诗歌含有大量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景象、意象,如何把它们准确地翻译成英文,学者们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和方法。以“生态翻译”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的“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搜索有77篇相关论文,但从具体的主客体关系研究诗词的生态翻译却寥寥无几。因此,本文选用许渊冲教授翻译的李清照的《声声慢》译文,试从主客体关系的转换来探讨生态翻译,以期对古典诗词的英译开辟新视角。

一 生态翻译中的主客体关系论

众所周知,翻译中的主体与客体之说源于哲学。从笛卡儿到费尔巴哈都将人的理性和感性看作主体,与其相对的即客体。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人们开始质疑这种从人的角度来界定主客体的做法。如果按照这种传统的主客体观,那么原作者、译者和读者自然成了翻译的主体。但是,现代哲学告诉我们,主体并非都是人,而界定主客体也不应当只从人的角度出发。“简言之,主体是指某一关系行为中的行为者,客体是指这一关系中的行为对象。”^[2]也就是说,界定主体和客体应该从它们各自在一定实践—认识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出发。由此可见,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

的、变化的。

以上从哲学角度描述主体和客体,同样适用于翻译研究。由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译者的界定便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而翻译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译者在翻译中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翻译涉及到的其它因素—原作者、原作、原作读者、译作、译作读者。那么是否这些因素都属于客体的范畴呢?有学者认为,翻译家的手笔,最要不得译者个人的作风,译者其人与其文截然是两回事,因为译者的作风张扬起来,就会喧宾夺主,使得读者看不见原作的真面目,所以译者饰演着原作者的角色^[3]。在翻译的构成过程中,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文的控制而可以任由译者自身控制,而是会体现出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视阈融合”。因此译者与原文作者都应归为翻译的主体。原作是译者进行翻译时的主要参照系,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分别作为原作者和译者的服务对象,至于译文,虽说源自原文,但已经具有了独立存在价值,足以成为一个自在的客体因素。

二 从主—客关系到主—主关系的转换赏析原词的生态美

主客体的生态结构是动态的,是能量、信息互为转换性的存在,并具体体现在自然、社会和精神文化运行的生态结构中。当我们体验生态情景时,多样性的客观物象物尽管有时候还保持着物的特性和色彩,但在生命力的碰撞之中,其物性已经被主体情感化了,其生态价值的展示是在情感与心灵的交融中转化为艺术生命体验的载体,也就是所谓的客体的主体化。当被主体化的生态客体幻化为意象的组成部分时,主体思维的轴心主体性的“我”,客观的对象被纳入主体“我”的阈界之中,客观的“物”便转换为主体,其中的主客体

[收稿日期] 2011-09-12

[作者简介] 殷习芳(1981-),女,安徽宣城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南华大学讲师。

结构性也由主—客关系转换成主—主关系^[4]。

李清照(公元1084—1155)作为中国宋代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后人称她为“词家一大家”,她的词有着独特的艺术创造和意境表现方式。她的《声声慢》词“以细腻而又奇横的笔墨,来写她心中真挚深刻的感情^[5]”。原词如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流落江南为抒发家国身世之愁而作,作者可谓把孤独与思念的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开篇用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三句七组叠字,“寻寻觅觅”,写人的行为和神态;“冷冷清清”,写环境的凄凉;“凄凄惨惨戚戚”,写人物内心世界的痛楚。这十四个叠词表达了作者由于国家的破败与凋零以及丈夫之死而使自己生存的国境、家境、事境乃至自己的心境的悲凉。她孤独、寂寞、空虚、凄苦,此时她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度的非生态平衡状态。“三杯两盏淡酒”描写她为了忘忧,为了摆脱这种凄凉的非平衡性精神生态,然而她无法摆脱自然生态的缠绕,无法脱离非平衡性社会生态的制约,因而她无法抵御夜晚的风和雨的沁浸——“怎敌他晚来风急”。在她的思绪中,那曾经美好的自然事物消失殆尽,疾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使她哀怨重重,她只能独守着窗儿,去度过难熬的夜。李清照以这种特有的生态化的情境感悟多种自然物象,用极度情感化的思绪来转换多种客体之物,使之转化为自身主体性的生命体验之物。这里,“物”已经成为主体情感与心灵的化身,依附于主体。作为间性的主体结构,客观物象共同参与了李清照独特的生态性生命体验活动。水乃万物之命脉所在。水具有无比的适应性与存在能力,水的流泻与转化使生命的灵境升腾。李清照的凄婉之情饱蘸着雨水、酒水、泪水和墨水的外在表现,多重水态的汇聚构筑着她的主体心灵情境,也生态化地升腾着她的生命的灵性境界。李清照所建立的这种艺术生态关系,是在特有的感悟自然,体验自身心灵境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体性世界,其中自然物都被主体化,成为印记主体心灵境况的承载物,成为主体生命精神的指示物,并与她自身的主体性体验同构,于是将主客关系转换成生态化的主—主关系^[4]。

三 从主—客关系到主—主关系的转换解读许渊冲教授的生态译文

许渊冲的英译本:

“Slow, Slow Song”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How hard is it

To keep me fit

In this lingering cold!

Hardly warmed up

By cup on cup

Of wine so dry

Oh! how could I

Endure at dusk the drift

Of wind so swift?

It breaks my heart, alas!

To see the wild geese pass,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

Faded and fallen in showers.

Who will pick them up now?

Sitting alone at the window, how

Could I but quicken

The pace of darkness that won't thicken?

On plane's broad 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

As twilight grizzles.

Oh! 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

Beyond belief?

很多译者认为直接将原词中的各客观物象直译过来便可保证与原词具有同一性,因而排斥译者的个人主观体验。而许译是译者利用自己对原词的体验,把原词中的诸多意象关系进行了一番重新整合。如果原文虽然会对译者产生有关生存境域的感触,但译者并不把这种感触体现在译文当中,这样则会自身的感受同译文间离开来。相反,如果译者接受了原文的感触,且把所其自身主体感受融入到译文中去,那么原文和译文就相应地连接起来了。

《声声慢》是特别讲究声调的一首名作。许译都采用 ab-ab 的脚韵,译文工整,堪称佳译。在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译者脱离了原文的制约而选择性地运用了第一人称代词,通篇“*I*”的使用率达到七次,“*my*”两次,“*me*”一次。人称代词文学作品中的选择及其运用蕴含着在极为丰富的语用内涵和生态艺术魅力。人称代词具有表情和调节语气的语用功能。第一人称代词反复出现突显出作者主体的行为、主观情感和感伤心境。译文客观物象的主体化明晰地体现在译文当中,这也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开首七组叠字和双声叠韵,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词人百无聊赖和凄苦无望。叠字和双声叠韵为汉语所特有,译成英语是十分困难的,需要译者付出创造性的劳动。许渊冲用短音押韵,如译文第一行最后一字“*miss* (/mis/)”和原文第一句的“觅”(mì)字,译文第四行最后一字“*cheer* (/tʃi)”和原文第三句的“戚”(qī)字,不但元音相近,连前面的辅音也相同,都能传达原词的特点,增强表达主体感情的效果,突出译文的生态凄凉之美、音美、形美和意美。

仔细分析一下这首词的下阙部分,我们发现“*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 Faded and fallen in showers”和“On plane's broad 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 as twilight grizzles.”分别呈现无人在场的客观生态景象的描述。作为间性的主体结构,这些客观物象参与了主体的生态性体验活动,因为这两句后面出现了人的踪影“I”如:“how could I but quicken the pace of darknes that won't thicken?”和“oh! 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 Beyond belief?”以此来衬托出主体的孤廖寂寞的情思,从而实现主客体的和谐美。

夏承焘说,末了几句“二十多个字里,舌音、齿音交相重叠,是有意以这种声调来表达她心中的忧郁和怅惘。这些句子不但读起来明白如话,听起来也有明显的音乐美,充分体现出词这种配乐文学的特色”^[5]。许渊冲的译文“On plane's broad 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As twilight grizzles./Oh! 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 Beyond belief!”同样琅琅上口,犹如靡靡之音,除了爆破音、破擦音、舌侧旁流音和摩擦音交替出现外,尾韵/zl/和/i:f/产生了节奏感和音乐美,特别是最后的感叹词和感叹句,更表达了主体的凄苦之情。

“梧桐”有“悲伤”、“忧怨”等含意,在诗词中经常出现。词人在忧苦的心境中,那打在梧桐叶上的雨滴,都像是打在作者的心上似的,而且“点点滴滴”一直要滴进即将到来的夜晚使作者愁上加愁。许渊冲采用直译方法,将“梧桐”译成“plane's broad leaves”,早期许渊冲将其译成“parasol_trees”^[6],可以说这是个明显的改进,因为“plane's broad leaves”指的就是梧桐叶,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悟这生态的凄美。雨也纷纷泪也涟涟,思也悠悠意也绵绵,纷纷细雨,点点滴滴落心头。疏雨滴落在梧桐树叶上和骤雨击打着残败的菊花构筑了主体的孤寂凄美的心境。“怎一个愁字了得”中的“愁”字,作者认为光是一个愁字了结不了,因为她

有许许多多的愁。英语中的“愁”有“sad”、“miserable”、“wretched”、“grief”、“melancholy”、“dismay”等都表示“愁”的意思。许译“oh! 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Beyond belief?”言简意赅,“Beyond”一词用的好,妙在没有明言作者的“哀愁”程度,却包括主体纷繁复杂的思绪,引发读者去揣测。

四 结语

通过主客体关系的转换解读许渊冲的《声声慢》翻译,可以看出许渊冲在译文的构建中兼顾作者的感受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在生态运行的节律中,生态客体通过转换而成为生态主体性存在,“物”作为生态对象被主体化了,转化为承载主体的情思、意念。这样人和物的主—客生态关系的转化,是主体体验生态之境。研究主客体关系的转换对于树立21世纪新的翻译观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这方面只是进行了初步尝试,权当抛砖引玉,以期指正。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3-17+94.
- [2] 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56.
- [3] 郑海凌.译理浅说[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181.
- [4] 盖光.文艺生态审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7.
- [5]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68-669.
- [6] 许渊冲.宋词三百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682.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Translation of LiQingzhao's Shengsheng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ver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YIN Xi-fang, YE Cong-l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s dynamic, and it existed in the interaction and conversion of the information. In Shengshengman, the poet perceives the natural images resorting to the particula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verting the objective images into subjective ones. The object of eco-translatolog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ransl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entatively studies the ecological translation of LiQingzhao's Shengshengman based on XuYuancong's English ver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ver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with a view to shed light o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Shengshengman; ecological translation